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蔷薇岛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蔷薇岛屿>>

13位ISBN编号：9787530209202

10位ISBN编号：7530209205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安妮宝贝

页数：2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五本书在2008年1月一起出新版。
不是作品集，也不是文集。
是五本书的因缘，到了汇合的时日。
里面的大部分书，都曾因为多次的再版，封面和版式一换再换。
这一次它们将以互相统一的形式来出版。
第一本书出版时是2000年，开始写作，在1998年。
敲落在键盘上的第一行字，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一次随意信手署下女童式笔名，游戏人间的第一个自问自答。
2008年，八本书。
这些字在是非争议的喧嚣中行走，是孤僻而执意的旅人，有自己的目标所在。
两边都不是家。
书一直在印。
继续或者失踪，都不是紧要的事。
那么多这样或那样的人，说这些字，这样或者那样，或试图把它评断成这样或者那样。
热热闹闹，也都是无关的事情。
这些字，微小自处，不过是偏僻山谷里幽蓝的一面湖，大雁也飞，燕子也过，风平浪静，从无留下痕迹。
依旧不过是无用。
写了这些字，度过了十年。
这是属于我的事情。
其他的都不是。
也无所谓是或者不是。
这些字，被许多人阅读或议论，都不是存在。
在被知会的瞬间，于暗中发出微光，如同只有在夜色里才能被发现的萤火。
这是它的生命。
这些字。
对我来说，它们属于时间深处，黑暗本身。
写在水面上。
写在灰尘和光亮里。
写在回声和沉默中。
这些字。
它们是一面镜子，映照人对春日，花乌迁就。
是一条道路，劈开大海，屏息前行，踏过之后，注定回头不是岸。
它们在最起初，亦不过仅仅是一种纪念。
为了写给自己。
新版的封面，分别选取唐草，波涛，青竹，山茶，流线的传统图案。
白色，灰色，杏色作为底色。
旧日各异的版本，都已过期作废。
新的开始，重新描下选定的色彩，自在又坦然。
一切继续，一切都无恙，似乎如同最初。
只有心知道，岁月不宽宏，青春转眼落根结果，不见了花影缭乱。
浓烈黯然已成为过往。
时间里剩下流云幽幽，青山深深。
旅人依旧在行路。
只愿世间风景千般万般熙攘过后，字里行间，人我两忘，相对无言。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妮宝贝　　2008年1月8日北京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蔷薇岛屿》是一本关于行走与爱的书，不是一本单纯记录。
记录如此令我们惘然。
而在内心延伸的漫漫长路，带着我们对时间和记忆的确认，才可以渐行渐远，没有悔改。
对作者自己来说，《蔷薇岛屿》还有不同一般的意义——它是写给父亲的。
得到和失去一个身份，看起来都是很轻易的事情。
但其间感情的变故和承担，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过程。
想来，人也是这样在一个一个身份的转换中，渡完自己的生命。
感情，是我们一生的课题。
这是一本关于旅行，爱和生死的书。
也是我在四本书里一直重复探索的命题。
这些命题永无止境。
在我的新长篇里，应该有机会做更深入的探索。
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圣经?传道书》）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时间还有多少。
生命只是一场幻觉。
你知道。
我写这本书。
是为了纪念。
纪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长路。
最终的虚无。

作者简介

安妮宝贝，作家。
已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摄影图文集：《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记》《莲花》《素年锦时》八部作品。
其作品均持续进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在众多读者中深具影响力。
现居北京。

书籍目录

自序unit Ⅰ 行走，行走再见，时光旅行夜车蔷薇岛屿栀子消失赤道往北21度在西贡照片危险的美感少年事一天独自醒来想起来的爱情日落世俗生活河岸香港记unit Ⅱ 关于爱一场上海烟花水仙和彗星

章节摘录

再见，时光：　　她说，当一个人快死亡的时候，他会经历潮状呼吸。
那是生命停止之前最后一段呼吸。
汹涌极了。
就像大海的声音。
　　她说，苏，你不会听到这些。
你听到的大海的声音，是有生命力的。
是幻觉中的。
而　　我听到的声音，是属于死亡的。
是真实的。
　　她与苏去看大叻的火车站。
在海拔近1500米的高山顶上的火车站，只能象征性地开出短短的距离。
但依然有乘客。
结婚的新嫁娘和她的家人，坐在候车室外面的廊檐下。
木门上贴着时刻表。
他们等待2点半的那次火车。
只是一个仪式。
　　灼热的午后，阳光明晃晃地四处流动。
新娘的白纱拖在木椅子下面的沙地上。
苏走过去，把手中的一朵淡粉红的月季递给她。
她说，我要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说“要”而不是“想”。
　　她取出摄影包里的哈苏，半蹲下身，用连续的快门，拍下廊檐阴影下的新娘。
她的崭新婚纱，和背后烙满时光印痕的埃及蓝的木门。
她移动着角度，身体像一头敏捷的豹子，充满粗野的活力。
她的脸在瞬间里进入专注的状态，忘了世界的存在。
　　月台边上有一节火车车厢被废弃了，划满锈迹。
铁轨延伸在长满野草的空地上，远处，是盛开的虞美人，在风中轻轻招摇。
天空这样的蓝。
有一段旧日的时光被凝固在此地。
她们一直没有说话。
　　苏对她说，成为一个摄影师，唯一的幸福，是在于对时间的获取。
如果美只存在与一秒，那么我对它的观察，会增加到两秒，然后喀嚓，把它凝固。
她说。
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像大部分人那样，只是在浪费底片和药水。
　　好的照片，应该能留下世界绝望的美感。
那种逝去的漫漫时光。
　　就在两年之前，苏开始自由摄影师的生涯，带着相机到处旅行和拍摄。
她居住在上海，曾同时为数家知名的时尚性杂志工作，包括时装，广告等种种商业性的订单。
在行业里她有她独特的风格和名声。
然后她辞了职，成立工作室，和出版社合作，按照主题做摄影集。
这一年，她的主题是海。
她来到了越南。
她的书用了一支英国乐队Cure的歌名：From the edge of the deep green sea.　　在赤道炎热漫长的夏季旅途上，两个女人的邂逅。
她们都已经过了25岁，独自旅行，忽略过往和历史。

两个人绝口不提。
一个是摄影师，在上海。
一个是不再工作的写作者，在北京。
　　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停止了写作，有一年她的时间用在了睡眠，对着菜谱做菜和行走中。
在电影的出场里，她变成了一个旅行者。
整整一个巴士车的鬼佬里，唯一的中国女人。
脸上有长期离群索居的流离生活的痕迹。
她的背囊很庞大，因为里面放下了包括枕头等所有细小的熟悉的物品。
没有安全感的人，都是这样。
带着所有的旧物转移。
　　她是在每一本书里出现过的女人。
她们是一个人。
是唯一在出发在行走在告别着的人。
这是我的写作。
是我为之而写作的唯一原由。
　　她在大巴车上睡觉。
和那些鬼佬一样，把衣服塞在脖子底下睡眠。
把光脚蜷缩在椅子上，或者伸直在过道上。
醒过来她就喝大瓶的饮用水。
她很少吃东西。
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凝望窗外的夜色，但没有任何的趣味盎然。
只是平静。
　　她的旅途注定只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
随时可以停留。
随时可以失踪。
　　有时候我们都这样的伤心，但从不表达。
就如同我们从不说爱。
从不。
爱是被封闭被禁忌被拖延被搁置的。
这样的爱，是我手里唯一的救赎。
所以我被我的罪吞噬。
　　她看见站在学校门口的父亲。
她在郊外的小学里读书。
学校在一座破庙里，有一片露天的天井，长满开黄花的野草。
她被寄养在一户种棉花的农民家里，父亲每个星期六的黄昏来接她回家。
他把她放在自行车的前杠上。
两个人骑车赶路。
路边的田野渐渐黑暗下来。
父亲那时候多么年轻而强壮。
他们在路上一句话都不说。
　　她听到耳边的声音。
唰唰唰。
自行车的轮胎摩擦在小石子公路上。
父亲的下巴搁在她的头发上，夜风清凉，繁星漫天。
她渐渐疲倦。
感觉到父亲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托住了她的脸。
于是她睡着。

半夜醒过来，看到大巴车停在不知名的小镇加油站。
鬼佬们排队上洗手间，然后三三两两地站在黑暗中抽烟。
车厢因为停顿下来变得炎热沉闷。
她发现自己的额头上全都是粘湿的汗水。
她跨过堆在过道里的背包，走到车厢外。
她把脸凑近水龙头，把冷水用手泼在脸上。
她止住了胸中的呕吐感。
天气持续闷热潮湿。
这个国度，一年只以干季和雨季划分。
热带的高温像疾病一样控制人的身体和神经。
每天无数的鬼佬扛着庞大而肮脏的背囊走来走去。
他们从泰国和柬埔寨过来。
背囊上用绳子系着沾满泥泞风尘的大头靴子。
白种女孩的脸被晒成了胭脂红。
那种红，好象随时会从脆薄柔软的皮肤下面膨胀出来，开出巨大的烂醉花朵。
脸颊，颧骨，鼻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褐色小雀斑。
阳光是多么甜美的罪恶。
靠近它，进入它，融化它。
他们贪婪地注视烧灼般的明亮天空，一边抹着防晒霜，一边眯起眼睛，轻声地说，哦，我的天。
我的天。
My God.　　3月越南的阳光，更像一场暴雨。
直接，激烈，无处可逃。
仰起头的时候，感觉窒息。
在河内，她遇见了苏。
这是她这样喜欢的城市。
阳光让人盲目不知所从。
在Pho Hang Bac一家旧书店。
炎热的天气。
店堂里的吊扇慢悠悠地晃动。
她在读一本印度小说。
她在河内无所事事，靠阅读和闲逛打发时间，但沉浸其中，并不打算离开。
苏来找LP的旧书。
她的计划是越南从北到南的海岸线旅行。
苏的漆黑长发上插着几朵洁白的小茉莉。
她的皮肤暗，小麦色，且粗糙。
额头高，脸型略扁，眼睛很明亮。
她长得和越南女子相似。
笑容极少。
微笑。
仿佛是会在水中消失一样的笑容。
她们开始说中文。
对话是关于摄影。
说话也不多。
门口有挑着藤筐的水果贩子慢腾腾地走过，苏走过去买了几只李子。
苏用矿泉水倒在上面清洗，然后递给她吃。
深红色的烂熟李子，摸上去很软，旁边还留着细小的新鲜绿叶。
她接过来一只。

轻咬一口，酸涩进入骨髓。
她不动声色。
苏说，有时我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联，但后来明白，那也许是太沉溺于此。
亦或已结合其中而感觉困顿。
她们坐在书店的旧木头餐桌边。
桌子上放着两杯冰冻咖啡。
暮色笼罩过来，市街的喧嚣和热浪仍未平息。
她的一只手拢在杯子上。
洁净的手工创作者的手指。
细瘦的手腕上有一只镂刻拙朴的银镯。
她在进入越南之前，停留在广西一个名叫东兴的小镇里。
因为要办理健康证，她在那里住了一天。
晚上睡在交通宾馆潮湿闷热的房间里。
长久的失眠。
于是独自走到街上。
坐在矮小的板凳上喝糖水。
桂圆干和鸡蛋一起煮。
店主是年轻的男子，安静地坐在树下发呆。
小镇极其寂静，偶尔有自行车骑过，对面的裁缝店传出哒哒哒踩动机器的声音。
洗头店的女孩子，涂了艳红的唇，站在街口，脸色惘然。
她又走到小学校的操场，坐在破旧的石头台阶上，看孩子们在月光下踢足球。
他们奔跑。
然后消失。
她已经把自己的手机停掉。
不会有任何电话。
所有的人都和她没有了关系。
她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小镇消失掉。
她在睡觉的时候，用白床单裹住自己，紧紧地蜷缩起来。
她用婴儿在子宫里的状态睡觉。
你这样的保护自己。
你不爱任何人。
她看到他失望的脸。
他没有任何一种姿势能够拥抱到她。
她离开。
最后一个男人。
她约苏去看水上木偶戏。
她坐在餐厅里等苏。
是平时一直在去的小餐馆，名字叫Hanoi Rose。
临街的二层大露台。
楼下是衣服铺子，走上去要穿过窄小的木楼梯。
夜色降临的时候，大帮的异乡客聚集在这里喝啤酒，吃清淡的越南菜。
路边的灯光略带昏暗，旁边是广告牌和耸立的杂乱的电线杆。
对面破旧的法式殖民地风格的公寓，挂着晾干的衣服。
谁家种的花，大簇大簇，诡异而妖艳。
绿色的法式木窗和明黄色的斑驳墙面留下了时光的痕迹。
楼下白天的集市已经撤空了，留下垃圾和蔬菜腐烂的气息。
长茎的越南玫瑰因枯萎而被废弃，横陈在路面上。

摩托车仔聚集在路口。
市街的声音还未平息下来。
空气中有茉莉花，啤酒，烟草，灰尘，香水，汗液的气味。
不知道哪家的CD店又放起了音乐。
低音萨克斯风缓慢地吹奏起来，一个沙哑沉静的男声在唱，I saw your face shining my way……　　她坐在粗壮的大木桌子前，点了酸笋，混合蔬菜和烤鱼。
她喝柠檬汁。
大杯的白水，放入冰块，两片绿色的柠檬。
如此洁净简单。
洁净简单的生活，她在25岁之后才能够获得。
有了一个人住的房子。
有了一个人的城市。
有了旅途。
　　身边桌子上的一个鬼佬问她借打火机。
他穿细格子的棉衬衣，短短的金色头发，眼神敏感。
他把打火机还给她的时候，问她，你喜欢越南吗。
她说，很喜欢。
他说，你是日本人？
她说，不，我在北京生活。
他说，你看起来很像越南女人。
你的眼睛和她们很像。
这样亮。
　　她微笑。
按照西式的做法，女人会耸耸肩，抬高眉毛。
而她只是侧着脸，低下头笑。
她告诉他，她的故乡在中国东南部。
江南。
她曾经写作。
一个女人要让自己慢慢变得美好，需要穿越生活的起源。
而这些起源，也是痛苦的根基。
像一条河。
从不停息。
最终流入大海。
　　10岁的时候。
父亲和母亲在家里吵架。
还是住在老房子里，狭小的厨房。
夏天的汗流浃背。
母亲不停地说，父亲一径地沉默。
终于按捺不住怒火，打了母亲一个耳光，然后父亲走出房间，骑车离开。
母亲砸掉了厨房里所有的碗。
地上全都是洁白的碎裂的瓷片。
哭泣。
她站在门外。
看着。
月光透过路边高大的梧桐树叶，洒在她的脸上。
她从来没有再拥抱他们。
路边的梧桐树后来全部被砍光。

他们搬了家。
父亲在此之后，从未再打过母亲一次。
他什么都不说。
沉默。
　　从没有拥抱。
父亲和母亲。
父亲和她。
她和母亲。
　　她一个人走到郊外的田野。
独自躺在收割之后的稻田里，看黄昏天空中的飞鸟。
她迷路。
她半夜激烈地吃冰冷的米饭，用手抓着，一团一团往嘴巴里塞，直到噎得满眼泪水。
后来她常常觉得饿。
需要吃很多东西。
她那时候那么地沉默。
　　所有的人都不说话。
苏。
　　在16岁的时候我开始恋爱。
和一个垃圾中学里的差生，高而英俊的男生。
我看书，在重点中学里参加竞赛。
他只喜欢打台球和做爱。
我们完全不同。
可是我急迫地要让自己被爱。
我们在深夜的楼道里接吻。
他抱得我那么痛。
那么痛。
　　我根本不爱他。
　　成长是这样的痛苦的事情。
苏。
那时候，我总是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有钱。
什么时候能够出走。
　　然后有一天，我离开。
　　苏在她住的旅馆里留条，说她即将乘上开往顺化的夜车。
她说，我最后一站是在西贡。
我觉得我们还会见面。
苏留给她一本手工水粉的小画册。
Wild Plants of Ha Long Bay。
一页一页翻开来，都是诡异艳丽的夏龙湾山谷中盛开的野花。
有拉丁文的花名。
作画的是一个女子。
极其简单而清雅的笔触。
　　她们要各自行走。
独行的旅行者看重自由，从来不受任何束缚。
她不准备接受苏的不告而别。
于是跟随她的路线。
只为在旅途中和她再次不期而遇。
　　有时候是在停车休息的路边餐馆里。

有时候是在海边的咖啡店里。
有时候是在阳光暴烈的大街上。
她看见苏。
苏始终一个人。
在人群中，她这样寂寞洁白，像山茶。
　　每一次她们遥遥相望。
视线的距离犹如没入黑暗的火焰，过分鲜明。
然后她们再次分开。
　　在大叻，她住在旅游公司大巴车停车点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
偏僻的高势地形。
一条有坡度的小街道。
推开窗，举手可触的就是山腰的岩石和植被。
是建造在山上的家庭式旅馆。
回旋的小走廊幽暗逼仄。
木窗框是法式的一小格一小格，非常多的窗户。
黄昏的大风把露台上的木门吹得啪啪响。
整个空旷的房间风声呼啸。
　　她午后睡了一觉，醒来时看到远处淡淡的山影。
对面阳台上的鬼佬坐在秋千上阅读小说。
庭院里有男人在劈柴。
空气中有木头和花朵的刺鼻芳香。
小镇的暮色苍茫，隐约地听到狗吠。
　　她躺在白棉布洁净的床单上，闭着眼睛，听风的声音。
　　电影里不应该有音乐。
如果有，那就应该随时都有。
在每一个没有台词的时刻。
　　要么彻底空缺。
要么直到漫溢。
我倾向这样的状态。
没有极端就没有终点。
　　随着年龄渐长，渐渐喜欢上提琴。
　　钢琴只属于少年，因为它过于明确清晰。
不够暧昧。
　　她们一起吃了一顿晚饭。
是在大叻中央市场附近的Long Hoa.　　那家餐馆的主人是一个嫁到了欧洲的越南女人，显然她的家境富裕并在海外受了良好教育。
餐厅里摆设着瓷器，月季花，烛台，台灯和长沙发。
还有中国古诗。
　　苏邀请她吃晚饭。
她说她喜欢这家店的手工制作酸奶和荷花沙拉。
那一天，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
苏是白粗布的衬衣，她穿越南丝。
　　喜欢穿白色的女人，她们有自信心，旁若无人。
这种自信也许来自于拥有了很多常人无法企及的东西。
又也许来自于一无所有但无所求。
苏经历过无数繁华的场面，但依然只喜欢光脚穿一双麻底的草编凉鞋。
她有她的平常心。

她们喝冰冻的柠檬汁。
相对抽烟。
沉默无语。
门外的街道上有喧嚣的人潮。
大叻的夜市热闹得丧失了睡眠。
56岁的父亲，穿着一件大衣站在机场的大厅里。
他看过去胖而苍老。
她的飞机晚点，让他在那里等了近两个小时。
是下午的时候，南方的阳光带着温润的湿气，和北方的干燥寒冷截然不同。
父亲从小而清冷的角落里走出来。
脸上柔软的笑。
她只在春节回家，停留两三天左右。
父亲的笑容。
见到她的喜悦。
父亲眼睛的眼白很浑浊。
她留意到父亲的眼白。
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场景她一再想起。
她看到他的时候，心里这样痛，但什么也不说，只说了一句，你等了很久吧，就直直地往大门外面走。
他跟在后面，因为腿疾复发，走路很迟缓。
但是他这样地喜悦着。
他们不拥抱。
在她读高中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父亲的腿已经走不上楼梯。
她下意识地扶他，他推开她的手。
他从不愿意在她面前流露出任何脆弱。
17岁的时候，他带她去旅行。
他们去苏州。
父亲在火车里看报纸，一页接一页，哗哗地响。
她坐在他的对面，穿着校服的白衣蓝裙，看着窗外。
他们在虎丘塔下各自拍了一张宝丽来照片。
父亲在小餐馆里点了排骨和青菜，把排骨夹到她的碗里。
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她高兴。
他们闷头吃饭。
半夜她睡在旅馆黑暗的单人房间里，对着墙壁哭泣。
后来她把他放逐在离自己很远的城市里，把自己放逐在离他很远的城市里。
她的生活是，异乡的漂泊。
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
写作。
陌生人。
危险。
不安全。
男人。
告别。
还有漫长的漫长的孤独。
他们不说话。
他们的痛苦是彼此的镜子，把对方看得清清楚楚，彼此怜悯，却无法伸手触及。

从没有倾诉。
争吵，隔膜，冷漠，固执。
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维持。
就是这样。
有些人，他们这样地爱。
他们的爱相隔两岸，只能观望，不可靠近。
　　苏。
那种感情，就好象是父亲的腿疾，与生俱来的残疾，年龄渐长就渐痛。
有时候是羞耻的，不能碰触。
这样的痛苦。
仿佛宿命。
　　她们去电影院看了一部韩国片子。
大叻唯一的一座山顶上的电影院，有一个很边缘的名字，叫三又四分之一。
或许是四又三分之一。
她没有记住。
却记得在黑暗闷热的电影院里，她流下泪来。
这眼泪和正在上演的喜剧剧情无关，和空旷影院里散落的寥寥观众无关，和身边沉默的苏无关。
她很久之前，就是这样，会轻易脱离身边的处境，进入一些茫茫不着边际的寂静里面。
所以，她常常不记得别人对她说什么，她只记得某一刻她所面对的气味和声音。
她容易失神。
　　她们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外面的夜市灯火和人群正沸腾。
法式高级餐厅霓虹闪耀，湖边的妓女穿着高跟鞋不动声色地等待，丝绸店放着整匹整匹的缎子和布料，有坡度的马路边，露天咖啡店坐满了当地的越南男人和女人。
　　苏说，我们去看市场。
市场堆满了货品，从茶叶到鲜花到干货到草莓，到处都是人和垃圾。
巨大的声浪汇集成潮水，把人覆盖至无法呼吸。
炎热。
夜色。
汗水。
声音。
烟。
气味。
手上的皮肤。
食物。
花瓣被踩成了烂泥。
苏走上天桥，扒在栏杆上俯拍涌满了人的街道。
两边是陈旧高大的建筑，隔出一条被昏暗的路灯照耀的马路，全都是摊贩和游客。
混乱，肮脏，泛滥成灾。
苏明显地兴奋起来。
她手里的相机频繁地发出刺眼的闪光。
　　让我们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去。
苏。
　　她在深夜，搭上从北京赶回家去的飞机。
母亲在电话里哭诉，父亲病重。
她的飞机再次晚点，在机场等到天黑。
同时出发的，从北京开往大连的航班，在一个小时之后坠毁在海里。
112个人死去。

那天是5月7日。
　　在飞机上，她这样疲倦。
她又饿。
她已经过了25岁，依然独自一人，没有给过父亲她的婚礼和孩子。
没有给过父亲任何安慰。
她要带他回北京。
把他留在她的身边。
照顾他。
她蜷缩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看到父亲在机场喜悦的脸。
但是她知道，这一次，父亲不会出现。
他已经病危。
看见她，他会多么的高兴。
　　将睡未睡的昏沉。
看见父亲带着她去买衣服。
父亲对母亲说，女儿都读高中了，应该穿些漂亮的衣服。
他带她在大街上走。
一家店铺一家店铺地看。
是冬天。
她挑了两件大衣，一件刺绣的木扣子羊毛开衫。
还有围巾。
店员替她拿着换下来的衣服，一边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爸爸呢。
这样好的爸爸。
疼爱女儿。
父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他的腿因为走路而疼痛。
他看她试穿衣服。
他从没有带她看电影，从不带她去冰激凌店，从没有拥抱过她。
那是他们很少的几次单独相处。
她记得这样清楚。
那件羊毛开衫她穿了近8年。
这样喜欢。
直到纯羊毛被蛀了大大小小的洞。
　　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深夜11点多。
父亲的床位放在值班室门外的走廊里。
她看到他的第一眼。
看到他带着血迹胀大的脑袋，看到他嘴巴里的氧气管，脑子里划过洁白的闪电，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一切都晚了。
她知道她已经不能带他走。
　　母亲说，脑溢血。
早上7点吃完早饭，一切无事，仅仅是站起来的一瞬间。
送进医院抢救，脑部清除掉血液后，再次出血。
医生已经放弃了他。
说，结果是一样的，你清楚了吗。
你清楚不清楚。
她说，我清楚。
她坚持让他们动第二次手术。
母亲哭。

不要再让他痛了。
还要再打开脑部，他怎么受得了。
她说，我们要动手术。
必须动。
必须。
　　她在手术室外面的水泥地上铺了张报纸，坐在地上等。
门口已经坐满了人。
空气污浊闷热。
她靠着墙壁，沉默着，不吃不喝，无声地掉眼泪。
等了9个小时。
她不能让他死。
她要把他带走。
　　最后一次争吵。
她辞了职，在上海找到工作。
她要走。
她对着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家庭。
我一定要离开。
她激动地浑身颤抖。
她不吃饭。
整夜地失眠。
父亲沉默。
什么话也不说，脸上是一条一条突然苍老起来的纹路。
无能为力的。
悲哀的。
就像她回家过年之后，要回去。
父亲送她，一再地看着她，等她进了安检，还在张望。
同样的神情。
她知道他难过。
他会一再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她一走千里。
她对他说，爸爸，以后你来北京和我一起住。
我带你去医院看病。
我们去旅行。
他说，你自己先稳定下来。
还是有些高兴地笑。
他的眼睛，眼白已经浑浊。
这样苍老的男人。
他的笑容像以前的黑白照片里一样，宽宽的前额，嘴角带着天真。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的内容。
　　她们去了中央广场附近的大排挡。
当地的居民排了矮矮的木桌子小椅子，兜售各种食物：炭火上烤熟的玉米，鲜嫩清香，微微有些焦。
大盆大盆的贝壳和螺，与野菜及姜一起煮，1万越南盾一碟子，就着啤酒吃。
整桶的鲜豆浆和玉米糊，放了白糖。
孵出了小鸡形状的鸡蛋，煮熟后用勺子挖出来吃，能看到内脏和肌肉。
放了牛肉片，鲜虾和野菜叶子的米粉。
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做生意，越南女子都是结实而勤劳的。
广场边的台阶上有乞丐裹着麻布睡觉。
卖手工编织丝披肩的小摊女人在抽烟。

她们坐下来，要了两碟不知道名字的螺。
从远处掠过来的凉风把帐篷吹得哗哗响。
高山上的夜，在风中开始感觉到些微的寒意。
她们喝酒。
抽越南的当地烟。
苏说，你是否觉得不安？
她说，这里都是当地人，鬼佬太少。
他们不来这里。
他们不来危险的地方。
苏说，你不习惯和别人没有距离地相处。
也许他们离你太近。
她说，我不知道。
你出来从不和其他人说话？
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你看那些日本来的独自旅行的孩子，他们也总是沉默的，神情严肃。
东方人都习惯收敛自己的感情。
以前曾经看到过三句话，是这样说，工作的时候，不计报酬，爱的时候，想不起曾经受过的伤害，跳舞的时候，不知道别人的存在。
你会这样做吗。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
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爱和跳舞。
她说。
那你做什么。
行走。
只是行走。
不说话地行走。
电影中的场景是这样的：异乡的高山顶上的小镇，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女人，坐在灯光昏暗人声鼎沸的大排挡里。
旁边是食物的热气，孩子，妇女，即将枯萎的长枝玫瑰，女人手指间的烟草，喝空的啤酒瓶。
呼啸的大风和越南语的声音。
她们独自出来旅行，各有历史和往事，绝口不提，像所有清醒而表情寥落的旅者。
一个女人在黑暗闷热的剧院里流下了眼泪。
另一个女人在天桥上俯拍一个混乱肮脏的市场。
她们沉默。
倾诉变成了嘴唇之间明明灭灭的阳光，穿越一座庞大阴暗的森林。
语言最后是禁忌的。
是被废弃，被遏制，被压抑的。
我们对自己说话，或者对陌生人说话。
语言无法穿越时间。
只有痛苦才能够穿越一切永恒。
在父亲死去的前一天晚上，她在他身边守到很晚。
走廊的尽头，有一个窗口，能够看到雨水倾泻一样地倒下来。
深夜又有被急送进来的病人，是一个被卡车撞伤的男人。
他的头上有血迹，但身体看起来完整无缺。
医生很快就给他罩上了氧气，进行输液。
他的推车就在父亲的病床附近。
男人的一只脚上没有鞋子。
就这样，她看到了他的潮状呼吸。

那么用力地呼吸着，似乎要把胸部的隔膜全部顶破。
似乎要把灵魂释放出来。
寂静的走廊里，除了雨滴的声音，就是这有规律的一起一落的呼吸。
5分钟后，男人被蒙上了白布。
那时候父亲还在弥留。
他的呼吸还是强盛着的，口中的氧气管随着头部晃动。
她开始感觉，他也许真的不会再睁开眼睛。
她站在他的床边。
他们相隔着茫茫的生死。
他要留下她一个人。
她计划的蓝图全部落空，曾经以为会有的赎罪和补偿的时间，如同流水一样，从手指间一股一股地滑落，消失。
不会再有。
她记得自己跪在父亲床边的水泥地上，在深夜空寂的走廊里，把头埋进床单里祈祷，神，请你宽恕我的罪。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含糊而深重地，穿透了尘埃。
可怜的人啊。
可怜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多么的卑微，脆弱，徒劳挣扎。
除了顺服命运，我们一无所知。
苏，我们曾经付出的一切，得不到任何救赎。
她抬起头看苏。
她的眼睛很亮，浸润着水，仿佛始终泪水闪烁。
她说，我们再要一盘炒田螺，只要你不怕拉肚子。
不会，我带着药品。
苏说，如果我们恐惧太多，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穿越。
有一个美国的摄影师，Joel Peter Witkin.，他从小生长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6岁时目睹一场车祸，被碾的小女孩的头颅滚到他的脚边，这个童年经验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探索暴力，痛苦，死亡，指向畸形人和人类的病态。
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愿意拍些清纯的东西，是觉得那样会滥俗吗。
他说，赏心悦目的事情很容易做，但就像用自动相机，我无法得到满足。
我的作品是处于趋向光明的需要，但必先经过黑暗。
这句话我极喜欢。
苏说。
我也是一个摄影师，但我不拍像Joel那样的照片。
我不拍用睾丸上吊的男人，伤口里堆满蔬果的死狗，没有肢体的活人，接吻的死亡头颅。
经过黑暗的时间如果太漫长，会让我们觉得寒冷。
你一直想拍的是什么。
大海。
除了大海。
还是大海。
他们说，从顺化到会安，中途会经过岘港。
而从岘港到会安的那段路途，属于50个一生中必须看一次的地方。

编辑推荐

《蔷薇岛屿》是一本关于旅行，爱和生死的书。
她的旅途注定只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随时可以停留，随时可以失踪。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